



PROVISIONAL

S/PV.1833
24 July 1975

CHINESE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第一八三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普拉雅先生	(意大利)
<u>理事国</u>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德尔卡斯蒂略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森先生
	伊拉克	谢赫利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瑞典	松德贝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文尼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奥约诺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六时会议开始。

向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表示欢迎

主席： 在安全理事会进行讨论议程项目以前，我个人并同时代表安理会各成员国要向我们安理会的新同事美国常驻代表莫伊尼汉大使阁下致以热烈欢迎。莫伊尼汉大使事实上在过去几天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时已对安理会的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在我们前次会议上他在很晚的时候才第一次正式参加会议，我无法正式欢迎他。安理会的成员很高兴因为同事中有莫伊尼汉大使阁下，他是个很有声望的大学教授其渊博的外交经验毫无疑问地将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贡献。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问题

秘书长对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报告书 (S/11758)

主席： 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以及安理会的暂行议事规则，埃及和以色列代表要求参与安理会对正在处理的事情所作的辩论。按照安理会的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安理会如果同意，我要邀请埃及代表和以色列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和以色列代表多龙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 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回顾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举行的安理会第一八三二次会议通过了致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的一项呼吁的全文。按照我在该次会议结束时表示的意思，我立刻通过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将该呼吁递送给安瓦尔·萨拉特总统。昨天我收到埃及的回答，系由埃及主管外交副总理签名的。来文已以S/11771号文件分发。我要代表安理会向埃及政府作出的肯定反应表示感谢。

此外，要请安理会的各成员国注意在第S/11774/Rev.1号文件所载的决议

草案。安理会各成员国经过协商对此决议草案已达成协议。各理事国之间又同意这个草案应该立刻提付安理会投票通过，拟发言的代表可在投票后发言。

因此我现在把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S/11774)提付表决。

举手表决。

赞成：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哥斯达黎加、法国、圭亚那、意大利、日本、毛里塔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 没有。

中国和伊拉克没有参加投票。

主席： 表决的结果是：十三票赞成，没有反对票以及没有弃权。两国代表团没有参加投票。决议草案因此通过。

在请发言人名单上第一位代表发言以前，我请秘书长发言，他希望作一个简短的发言。

秘书长： 我要对安全理事会刚才作的决定表示感谢。延长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命期限是非常重要的，不单是为了保持该危急地区的平静，而且也因为我相信联合国紧急部队的继续发挥作用应该推进谈判的过程。

主席先生，我要对你孜孜不倦、专心一致的工作表示感谢，并感谢安理会所有成员国为达到这一成果作出努力。我知道这不是容易的事，这再次表明了安理会的重要和它处理这样严重情况的能力。

因此，我将即刻发出必要的指示执行安理会的决定。

主席： 现在要请那些要求在表决之后解释投票的代表发言。首先请埃及代表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位。你的卓越的才干在联合国里外是众所皆知的。在过去几天里你

的才能和手法对安理会的工作是非常宝贵的。本代表团愉快地对你表示欢迎，因为你是一个友善国家的代表，贵国和埃及有最友善的关系，你个人对促进这种关系有莫大的贡献。我也要向你的副代表卡瓦利埃里大使表示感激和谢意。

主席先生，我也注意到你刚才以安理会主席身分鉴于我国政府对该项向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提出的呼吁作出有利答复一节所表示的感谢。我要对你和安理会成员国的努力和关怀致谢。

自从我上次在安全理事会发言表明如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萨达特总统所说的埃及的立场，已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一立场就是埃及会同意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命延长三个月，使达成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过程有更多的时间。我告诉安理会当时我们的目的有二方面：一方面是避免使国际大家庭面临突然的危机，另一方面是坚持我们不允许非法长期占领我们领土的责任。这样延续的占领违反安理会的意愿，事实上也违反国际大家庭的意愿。

四月十七日我在安理会的发言里，我请安理会注意时间不多了，以色列必须对当时进行的和平努力的失败负责。

我们三个月前到安理会来陈述意见，嗣后事态的发展清清楚楚地证明我们的看法是对的。很清楚的，情况如以前一样仍然具有爆发性。同时也很明显，达成一个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遇到了死结，这是以色列持续的消极态度所造成的。至于我们，在过去所有促进和平的努力中我们始终赞成和平的。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曾声明我们愿意立刻执行一九七三年十月第338(1973)号决议的所有各部分。埃及不遗余力地和以色列达成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签订的脱离接触协定。此外，埃及对美利坚合众国为达成第二次脱离接触协定所作的努力给予全心全意的合作。这个事实当时是美国国务卿和美国总统以及美国新闻机构所完全承认的。美国新闻机构当时批评以色列的固执和短视。嗣后以色列的立场一直是敷衍拖延，这是不足为奇的结果，一般认为以色列要负今年三月和平努力失败的绝大部分责任。

尽管以色列的态度消极，埃及仍然保持积极，并忠于对和平所作的承诺。这

由埃及决定今年六月五日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这件事得到充分的证明。这个决定国际大家庭赞为对该地区的和平对世界各国的福利和富裕有具体的贡献。埃及也雄心勃勃地展开重建苏伊士运河地带城市的计划。这件事使该地区被迫离开家园和抛弃被以色列炮轰他们的城市时破坏的财产的60万国民回去重建家园。和这个重建计划同时进行的是埃及开发苏伊士运河的整个地区，如建立新工业，铺设油管以及建立作为新的运输和世界贸易中心的免税区。所有这些重大决定显然是促进和加强和平过程的实际步骤。埃及不需要其他证明来证实它对和平的承诺。

然而，相反的，以色列又采取一贯的拖延策略，有时发出冗长的模棱两可、互相矛盾的声明，有时候要求更多的所谓阐明而最后，企图取得更多时间以达成决定——或许他们是害怕和平的。以色列的这种拖延策略最好的证明就是拉宾总理几个星期前七月十日访问波恩时所作的声明。评论基辛格国务卿对签订第二次脱离接触协定所作的努力，拉宾总理说：

“我怀疑是否能达成这样的协定。我们准备冒实质的危险，包括撤走军队，丧失领土，阿布卢德伊斯油田。所有我们换得的是写在纸上的文字。”

以色列总理竟然认为归还夺取的阿拉伯领土的义务是给掉和失去以色列自己的领土而归还埃及油田等于是放弃以色列的资源。这种态度不应该不加以注意。在这个声明中更令人吃惊的是以色列总理把这个具有约束力的和平协定的成果视为只是一片纸张。他似乎没有想到他所认为的一张纸实际上是为和平所作的努力的最后结果，也是体现对所有有关方面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义务的最终解决。

我刚才引述的以色列总理的声明指出以色列对和平歪曲、片面的幻象。就是这个概念拖延了各种和平的努力。

但并不是这样就算了。几天后，七月十三日他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回来，拉宾先生发表一系列的消极声明，其中有下列这样的重点，他宣称：

“谈判可能继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花二天时间，也可能花上半年。”对全世界来说，这个声明是很清楚的：以色列不急于谈判；也不准备为寻求中东和

平作出贡献。

鉴于以色列和其领导人抱着这样的态度，不可避免的是埃及会重新考虑它对延长联合国紧急部队任命所持的立场。如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致秘书长的信中所示的，我们当时的看法是：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平静状态正在转变成为停滞状态，因而造成永远占领，所以，安全理事会若再延长该部队的任务期限，适足以破坏安理会建立该部队的宗旨。” (S/11757, 第3页)

该信中也强调：

“虽然埃及不同意再延长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可是，埃及并不反对该部队的适当使用。埃及反对的是以色列利用该部队及其继续留驻作为一种手段以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并且不顾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永久占领埃及的领土。” (同上, 第3和4页)

埃及对在其领土内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性质和存在所持的立场当紧急部队于一九七三年十月成立时以及再次当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在今年四月延长时，在安理会前已经说明了。这个立场也在我以埃及常驻代表身分于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致秘书长的信中清楚地说明了。埃及在接受成立紧急部队的第340(1973)号决议以及在这方面表示同意和给予合作时，始终强调紧急部队是暂时性质的和它作为执行安理会决议的第一个步骤——我要强调“第一个步骤”这句话。紧急部队是个维持和平的武装力量，它在中东的存在不能替代在该地区的获致永久和平，这个事实今年四月本安理会在辩论延长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时许多代表团都曾加以肯定。紧急部队不能变成延长或继续非法占领的盾牌。

由于以色列误用紧急部队的存在，埃及决定再次到安全理事会，要求安理会履行它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集体责任。在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致秘书长的信中，埃及请安全理事会依照联合国宪章赋予的特权处理这种情况。

当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安理会决定向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发出请求时，安

理会很清楚地了解联合国宪章赋予它的责任。这个请求反映安理会对“中东局势严重”的关切，强调在该地区“谋求达成公正和持久和平的进一步进展和防止中东局势陷入僵局的重要性”（S/11771）。回答这个请求，并作为和平和好意的另外表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日通知安理会说它

“……接受再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三个月，即到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止。”（S/11771，第2页）

由于埃及致送安理会的函件关系重大，我将它全部念出使其载入这次会议的记录里。

“尤金尼奥·普拉雅先生阁下

安全理事会主席

“阁下，

“本人荣幸地提及阁下代表安全理事会并以现任理事会主席身分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向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提出的一项呼吁。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对中东局势所表示的关切和密切注意中东局势发展的保证。再者，我国政府特别注意到理事会强调谋求达成公正和持久和平的进一步进展和防止中东局势陷入僵局的重要性。

“埃及认为理事会这项声明是一个正当步骤，符合宪章规定理事会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应负的责任。埃及政府决与理事会合作，以便防止以色列采用旨在妨碍关于中东问题的理事会各项决定和联合国各项决议的执行以及旨在永久占领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以色列所占领土的政策和战略。

“虽然以色列采取拖延战术，想要维持现状，永久占领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所占领土，但是埃及按照它的政策，为了推动谋求和平的进展而铺路，并创造有利于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的条件，已经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了好几项主动行动。因此，埃及高兴看到安理会在你转达的呼吁中，对埃及为导致和平所采取的建设性措施，表示了赞赏。

“直到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我写信给秘书长之前，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动延长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期限，一定会破坏原来建立部队时安全理事会所规定的目的，因为联合国部队在该地区建立一定时期的“平静”，并没有被用来推动和平。相反地，以色列利用这个期间来冻结现状。

“不过，鉴于你向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提出的安全理事会的呼吁，也为了回答那一呼吁，我谨通知你：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接受再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三个月，即到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止。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重申它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给秘书长的信(S/11055号文件)中曾正式申明过的意见；埃及接受安全理事会决定设立该部队的第340(1973)号决议，作为执行理事会关于中东问题各项决定的第一步；该部队驻在它的领土上，要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保障埃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

“我借此机会，对秘书长的努力和他为争取中东公正和平所表现的真诚关切表示非常的感谢。我们也感谢联合国紧急部队，感谢它在参与联合国追求和平事业上所起的作用。”

“我乘这个机会向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

(签名) 伊斯梅尔·法赫米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载在这封回信里的根本意见反映埃及对将来的基本立场。我重复：载在这封回信中的根本的意见反映埃及对将来的基本立场。埃及愿意给任何促进和平的努力一切可能的机会，但埃及决不允许以色列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占领的领土成为永久化。同样，埃及决不允许为达成一个适当的永久和平所作出的努力成为僵局。

以色列不肯妥协和肆意拖延所造成的目前中东的危险情况在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最近报告中已加以强调了。在秘书长的报告第26段中，他注意到：

“在未达成全面解决前，中东的整个局势基本上仍将是不稳定的。能不能维持目前的平静，要取决于安全理事会所要求的对中东问题寻求公正持久解决办法的下一步进展。”（S/11758, 第26段）

而且，中东情况的严重性促使安理会向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提出呼吁。在呼吁中，安理会“考虑到中东情况的严重性”，明白地指出安理会

“非常密切地注意局势的发展，并强调谋求达成公正和持久和平的进一步进展和防止中东局势陷入僵局的重要性。”（S/PV.1832, 第3页）

鉴于情况的危险，埃及坚决相信在和平的过程要即刻采取具体步骤。至于埃及已作出若干主动，采行许多建设性的措施，都是为达成促进和平和创造一个有助于促进和平的环境而铺路。现在就要看以色列能不能朝这个方向采取类似的步骤。但是，鉴于以色列一贯行使蔑视和拖延政策，安全理事会仍然有责任责成以色列遵守规定，要求它务必尊重和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以色列的态度如不改变，促进和平努力的死结仍然不能打开，同时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将继续存在，没有减轻。如果以色列是真诚地希望和平，它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以色列必须以行动来表示这个希望而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如以行动表示，以色列须面对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因为它必须在态度上作根本改变才能在和平中生存。现在该由以色列来证明它希望和愿意与人在和平中共存，但是安全理事会按照其特权仍然有基本责任谴责一个蔑视、顽抗的会员国。

主席：感谢埃及代表对于我国和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所说的亲切的话，也感谢他对我个人和卡瓦利埃里先生所说的亲切的话。

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多龙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象你担任安理会主席之后即已发言的那些代表一样，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诚恳的祝愿。

我也想借此机会代表我国政府，由于紧急部队忠于职守值得赞扬的表现，要向联合国紧急部队，它的司令官恩肖·西拉斯沃将军和它的官兵，以及秘书长表示谢意。

现在既然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决议再度延长紧急部队的驻留期限，我想说，本来应该是一件极其简单了当的事，竟被无缘无故地弄得复杂起来，几乎出了毛病，结果是为所有有关各方造成了毫无必要的麻烦。

应该向大家提到今年四月埃及在同意紧急部队驻期的延长时，指明只能延长三个月，这就已经违犯了脱离接触协定的精神。现在埃及又在这么做了。埃及在紧急部队的驻期方面耍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花招，以致对于联合国维持该地区平静能力的信用问题发生了不良的影响。

但是，尽管有这些事实，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并没有对埃及的态度和行动表示责备或至少表示关注，反倒照顾到造成所有目前困难的埃及外交部长七月十四日的函件，而且还就其后埃及对理事会呼吁所做的答复表示“满意”，而埃及的答复虽然极勉强地同意了一个有限度的延期，对于那封信所引起的争论来说，这项答复等于是火上加油。

在另一方面，决议倒是把我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六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件（S/11759）完全置之不理，在那封信里我请主席注意到当天以色列总理所作的一个有关的重要声明。主席在理事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我那封信是理事会所收到关于正在审议中事项的文件之一，但是决议里根本没有提到过它。这实

在是能想象的蓄意一面倒的最为彰明昭著的例证。

此外，关于偏差这个问题，也可以提一下，决议里说理事会对埃及就它的呼吁所做的答复表示满意，但是对于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那天一早以色列给秘书长立即提出的积极性答复却并没有发抒同样感觉，而那是埃及外交部长这封信发表之前的事，同时也不必要向我们提出任何紧张的呼吁，我们在答复中说赞成把紧急部队的驻期延长六个月。

由于该决议案文明目张胆地偏袒一面，有意扭曲事实，漠视以色列的建议性态度，因此我接到指示，对于今天下午理事会通过的决议表示我国政府最强硬的抗议。

我不妨回顾一下，一九七五年四月八日，以色列对于延长紧急部队驻留期限一事的立场已经由当时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科阿大使给联合国秘书处的一封信里加以说明，那封信内容如下：

“紧急部队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埃及——以色列脱离接触协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个协定委托该部队担任特定任务，负责监督协议中各项规定的履行情况。因此，紧急部队必须在协议有效期间加以维持。这样，把驻留期限只延长三个月是违背协定的精神的。把驻期仅仅延长这么短一段时间会造成紧张气氛。因此，以色列赞成把驻期至少延长六个月。紧急部队是安全理事会所成立，紧急部队驻期的延长也是在安理会的权力之内的。如果有一方面要单独限制驻期或者要求有权随时把部队整个遣走，这是安全理事会所不能接受的”。

我要再强调指出，象安全理事会这样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绝对不能接受单方面为制造该地区紧张而宣布的独断的意见。

紧急部队驻期的定期延长不应该由脱离接触协定签字一方任意决定，该签字一方显然随便利用重订驻期的机会来达到无关本题、别有用心目标。接着，该方的代表又跑到安全理事会前面，照常对以色列作没有根据而且毫无道理的恶骂和指控，我强烈地断然驳斥这种控骂。

关于这些指控，我本来可以多谈谈，把真面目揭发出来；但是我不想把这次辩论拖长，只打算在这方面提出几点说明。

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从以色列建立以来，一直在有系统地破坏国际法的是埃及，它对以色列宣告禁运，并进行好战的侵略性行动，在在违犯了它的国际义务和联合国宪章。

我们也一定要记住，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是在以色列成功地击退了一九七三年十月埃及的侵略以后通过的。埃及悍然不顾联合国决议，发动了那次战争，现在又想逃避第338(1973)号决议第3段基本规定的义务，第3段的案文如下：

“决定由各有关方面于停火的同时，立即在适当主持下开始进行谈判，旨在建立中东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已经接受了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以色列驳斥所有旨在破坏这些决议的威胁。以色列会继续在礼尚往来的基础上遵守它的国际义务。我不妨再一次强调，以色列认为紧急部队的继续存在及适当运用乃是脱离接触协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以色列会继续努力促进我们这个地区内的相互了解与和平，并在未来作任何解决安排时坚持有权要求保证奠定稳固的根基，以根据严格的互惠原则作出维持和平的安排。

结束我的讲话，我要再度强调，以色列心目中的目标，是力求达成本地区的和平。我们不应该做妨碍或可能妨碍实现这个目的的任何事情。

主席：谢谢以色列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黄华先生（中国）：中东问题是当前国际问题的一个焦点。中东问题的实质，就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和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同阿拉伯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反侵略、反霸权主义的斗争。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在十月战争中，严重打击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气焰。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继续加强团结，深入开展反对犹

太复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赢得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日益广泛的支持。目前，犹太复国主义者处境十分孤立。总的形势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愈来愈有利。但另一方面，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仍在顽固坚持其侵略、扩张的政策，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争夺也愈演愈烈。

两个超级大国口头上天天讲“缓和”，宣扬要致力于解决中东问题，实际上都力图排挤和压倒对方，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说穿了，他们的目的都是要保持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因为这最方便于它们在中东地区争夺势力范围、石油资源和战略要地。那个自命为阿拉伯人民的“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更是居心叵测。它一方面加紧同以色列的勾搭，与此同时对阿拉伯国家竭力进行欺压和讹诈，甚至企图瓦解和破坏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千方百计要把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纳入它的争夺霸权的轨道。但是，它的假支持、真控制的真实面目正越来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深切同情并坚决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失地，恢复民族权利和反对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并谴责以色列侵略者及其支持者。我们历来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东问题，以色列必须从它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去；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必须得到恢复；同时必须制止超级大国在中东的插手和争夺。离开了上述各点，就谈不上中东问题的解决，更谈不上什么“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在中东，真正有力量的是一亿多日益觉醒的阿拉伯人民。中东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只能依靠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紧密团结，坚持不懈的斗争，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才能实现。尽管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艰难曲折，但是，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一定能进一步挫败犹太复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各种阴谋，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后胜利。

鉴于中国对联合国中东紧急部队历来有自己的立场，因此中国代表团没有参加对S/11774修1号决议草案的投票。

谢赫利先生（伊拉克）：主席先生，我要再度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看到你主持本月理事会的会议，感到很愉快。我们坚信，你的著名的外交经验、手法和忠诚对于我们的讨论会极为有利。我要借这个机会，谢谢你在上次会议时对我说的亲切的话。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和你完全合作，并会支持你。

今年五月安全理事会表决延长紧急部队驻留期限，我国代表团在解释为什么没有参加表决的时候，说过下面的话：

“自一九六七年以来，联合国部队留驻中东的任务期限不断延长，不幸使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得以巩固以色列帝国主义者在其占领和觊觎的土地上所实行的并吞和殖民化，而且继续剥夺占领区人民的合法权利。虽然，联合国部队继续执行其观察停火和脱离接触的工作，但联合国却没有采取任何并行的行动，以保证侵略者不再在其占领的领土内横施不法的行为和政策。依我们看，联合国应该立即采取这种行动，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占领区内实施的政策，其危险性与破坏性不下于停火的瓦解。”（第1822次会议，第9页）

我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没有改变。相反的，最近的行动、声明和事实已经充分证实了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忧虑。伊拉克始终认为，联合国军队在该地区的驻留被侵略者滥用了，侵略者利用停火安排，对占领下的领土展开了一个狂热的广泛的吞并和殖民化的计划。

现在，直接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扩张政策之害的国家之一埃及已经正式把这种情况向理事会报告，要求理事会采取适当和必要的行动。埃及外交部长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给了秘书长一封信，这封信已经分发给理事会各成员，信里提到这个事实：

“。。。以色列却从目前的。。。‘平静’得到好处，进一步扩大它的占领范围，而不协助旨在实现持久和平的努力。”（S/11757，第3页）

犹太复国主义者坚持要行使扩张和殖民化政策，这是完全不容置疑的。问题

并不只牵涉到埃及和占领埃及领土；问题还直接影响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此种影响极为深远。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发言人一再宣称，即使在该地区达成政治解决和最后和平，戈兰高地、加沙地带、沙姆沙伊赫和西奈半岛的一部、约旦峡谷一大部分、而且特别是阿拉伯的耶路撒冷都仍然要属于以色列。

根据一九七四年六月三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的《新消息报》和一九七三年二月十六日的《晚报》，拉宾先生曾经说，为了长期的需要应把加沙地带的居民和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迁移到约旦去。

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现在想获得联合国部队的驻留期限长期延长好几年以便巩固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并有充分时间创造新的“事实”。犹太复国主义者继续在这些土地上建立他们的殖民地和定居地，并且正在设法消除阿拉伯在该地区的势力，改变该地区的阿拉伯特质。最放肆的例子当然就是圣城和最近在计划中的耶路撒冷和杰里科间的工业区。

我们相信，如果理事会仅仅延长紧急部队的驻期，而不同时坚持要侵略者从他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无条件地完全撤退，并放弃他的扩张主义政策和阴谋的果实，那么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在事实上承认了这种占领，结果会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巩固他们的占领。

此外，我们相信理事会应该重视这些事实，立即按埃及的控告采取有效的行动。理事会应该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来防止犹太复国主义者进一步采取行动巩固他对阿拉伯领土的非法据有和占领。这种情况不但是对于该地区的一个威胁，而且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

就是为了这些不容置辩的事实，我国要重申，我们的政策是坚决和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包括巴勒斯坦人民以任何方式和形式为恢复他们被占领的土地和被侵占的家园而作的积极斗争。

由于这些原因，我国政府不参加文件 S/11774/Rev. 1 中决议草案的表决和

通过。

主席：谢谢伊拉克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莫伊尼汉（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欢迎我的时候说的亲切的话，我也要说一下，我能在你作主席的时候开始我在理事会的工作，感到很荣幸。我特别要表示，我很钦佩和感激你和你的助理的杰出领导能力，使我们能经过重要困难的磋商之后，今天终于同意了延长紧急部队的驻期。

我不必强调我国政府对于这个部队继续执行任务一事的重视。我们认为紧急部队是必要的，其原因不光是为了中东，而且也是由于它能帮助创造可以进行进一步谈判的气氛。

我也要代表美国，对紧急部队中的服务人员和指挥人员，表示钦佩。

我们很高兴看到秘书长在其最近的报告里说紧急部队执行任务的区域内保持平静，双方都没有严重地违犯协定。这要归功于有关方面——以色列和埃及——坚持追求和平的愿望，也应归功于负责维持部队和其作业的那些人，就是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

理事会今天的行动使我们能够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338(1973)号决议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来达成中东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这是我们都承诺要促成的。

还须说明的是，最好的领导和最大公无私的乐意服务虽然非常重要，但同时也必须要有关方面对寻求和平有积极的态度。我国政府希望向萨达特总统和拉宾总理表示谢意，他们采取了建设性行动，使为双方共同利益服务的紧急部队的驻期能够延长。

主席：谢谢美国代表对我和卡瓦利埃里先生说的亲切的话。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先，我要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你主持会前非正式协商时所表现的能力使我们深为钦佩。我们也要特别提到副主席卡瓦利埃里先生，他做了非常有用的工作。

主席，我也要对前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伊拉克常驻代表谢赫利大使致谢。他在六月份干练地指导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我要祝贺我们的新同事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莫伊尼汉大使就任新职，欢迎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今天集会，并不是例行讨论有关延长紧急部队在埃及—以色列地区任务的问题。中东的紧张局势主要是由于以色列妄图以各种借口使其占领一九六七年攫取的阿拉伯领土永久化所造成的。

以色列一方面辩护本身享有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却顽固地罔顾阿拉伯各国和人民的合法权利。这是中东定期产生危机的根源。爆发性的局势不能也永远不能仅靠辩解和掩饰来消除。所需要的——苏联代表团也经常如此主张——是在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为人所周知的各项决定的基础上，来解决该地区公正而坚定的和平的首要问题。

政治上真正解决中东问题的基础必须是：解放被以色列于一九六七年攫取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保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其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以及保证所有中东国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权利。

为了要达成这些目标，苏联赞成早日恢复并积极筹备有关中东的日内瓦和平会议，在平等的地位上，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和其他有关方面共同参加。在这会议上，有关如何明确而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议题以及有关一般性解决的范围内容个别措施的议题，均可有答案，从而保证该地区坚定和公正的和平。

如再行推迟解决首要问题只会使中东局势更形复杂。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紧急部队驻在中东的问题，是与需要达成中东公正和坚定的和平的更广泛的问题不能分离的。苏联代表团认为，使部队在中东脱离接触，包括埃及—以色列地区脱离接触，只能是走向中东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的一个步骤而已。试图利用这种脱离接触来作为冻结中东现有局势的借口使以色列军队继续占领其在一九六七时攫取的阿拉伯领土，并不顾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包括其缔造自己国家的权利，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误。

紧急部队驻留限期的进一步延长应该是用来积极促进早日达成中东全面的政治解决。苏联代表团最坚决地强调，联合国部队决不可被用作造成以色列对埃及领土的占领永久化的工具。这是我们对提交安全理事会审议的决议草案所抱的立场。

苏联代表团详细研究了提交安全理事会的第S/11758号文件所载联合国秘书长关于紧急部队的报告。苏联代表团首先要提请注意该报告第26段，它所载的警告大意是：

“在未达成全面解决前，中东的整个局势基本上仍然是不稳定的”，“能不能维持目前的平静，要取决于安全理事会所要求对中东问题寻求公正持久解决办法的下一步进展。”（S/11758, 第10页）我们同意这一评价。

在秘书长报告第12段内显然可以看出，尽管安全理事会作出了各项决定，以色列还是顽固地继续对大部分紧急部队特遣队加以歧视，并限制它们在以色列控制的埃及领土上行动的自由。以色列这种专横的行动，不仅显示了它对众所周知的安全理事会决定的蔑视，也是对安理会的一种挑战。以色列对紧急部队若干特遣队的歧视，进一步证明了以色列的整个实际政策的根据是它认为本身是所攫取的阿拉伯领土绝对的主人，有权决定那些特遣队可以进入外国领土，那些则不准进入外国领土。这又证明以色列政府顽固地藐视世界人民在联合国各项决定中所表示的愿望，并顽固地拒绝在联合国宪章的崇高原则和目标的基础上，走向中东问题的公正政治解决。

苏联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作的保证，大意是维持紧急部队的费用将不超过核可的经费。苏联代表团再度促请联合国秘书处和紧急部队指挥部注意必须严格执行各要求尽量节省维持联合国紧急部队费用的众所周知的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对于中国代表黄华先生照例编造反苏的话，我们认为不屑答复。但是该代表团所扮演无聊的角色，使我们想起宫廷时代的弄臣，这个弄臣编出各种神话故事来娱乐他人。安全理事会现在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以中国代表形态出现的弄臣。

最后一点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不区别各国实际政策而把别的国家称为超级大国，这肯定只会达成一种结果。它已经赢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称号，它是一个庞然超级大国。

主席：谢谢苏联代表对我和卡瓦利埃里先生说的亲切的话。

德尔卡斯蒂略先生（哥斯达黎加）：我国代表团要向伊拉克常驻代表谢赫利大使祝贺，他在六月份以卓越的才干主持了我们的会议。在他的领导下，这一段时间，安全理事会必须处理与维护国际和平有关的异常重要的事务。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很乐意看到你主持七月份的安全理事会，由于你明智的领导，使得这个重要机构能够对它面临的问题作出决定，我们因此要向你祝贺。你亲自以智慧和技巧来掌握舵轮，引导我们通过了方才的决议，谢谢你采取有用的主动呼吁埃及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阁下再检查他对这一特殊问题的立场。

请容我向意大利代表团的卡瓦利埃里公使致谢，他以特殊的才干指导了安理会在本月最初几天的工作。

我也要加入安全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国正式欢迎已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议席就座的美国莫伊尼汉大使。我们都了都他具有高度的知识和能力，并了解他的背景，也清楚他在本会议前的协商中所进行的积极性的活动。

安全理事会现在已宣布要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再延长三个月。这清楚显示在联合国旗帜下工作的维护和平的人勤奋有效的活动，已成为维护该纷争和冲突地区和谐的决定性因素——其重要性是如此之大，因此必须视该部队为达成中东持久和平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我们在审慎地、关切地注意这一重要地区的发展，各有关方面的意愿和国际社会所作的客观的努力也是同样重要的。由于我在此不必详说的种种原因，这种趋势已逐渐永久化，严重地妨害了以和平稳定的解决的可能性。

在另一方面，我国代表认为现在应及时指出我们相信经常延长联合国的任务不能没有危险性，因为如果按规矩来延长任务，会变成一种惯例，这是最不明智的，因为联合国紧急部队的驻留，绝不可被视为可以取代谈判和妥协的意愿，卷入现有局势的各国人民应按照此种意愿行事。他们必须继续讨论，达成一个可保证本区域内持久和平的协定。

有三个客观因素使我国代表团支持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第一，中东的不稳局势需要安理会冷静分析并重新作出努力，因为，很明显的，冲突的情况已超越了各有关各方的切身的利益，并象险象频生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世界的和平。此外，我们认为部队的驻留显然对维持继续谈判——我们相信谈判将导致圆满而持久的解决——所需的冷静气氛做出了贡献。

我所提的第三项因素是我们发现，虽然我们所走的路程是险峻而缓慢的，还有很多路程在前面，但是埃及和以色列政府均显示愿意妥协，甚至有所牺牲。我们相信应有各种保证来支持它们，使它们的努力最后会产生永久和平。

尽管联合国紧急部队是促成协定所需气氛不可缺少的基础，但是很显然，尽管各方面又说又做，只有埃及和以色列双方的意愿才能促成积极而永久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呼吁它们详细考虑刚才通过的决议中执行部分第1段，这一段提到先前的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因为该段除了对部队任务的延长给予法律上和道德上的支持外，还奠定了使和平努力得以成功的基础。我相信以色列和埃及

政府将接受我们的鼓励，并响应我们热诚的呼吁，尽快使他们的谈判成功结束。我国代表团以乐观态度等待这一天来临。

我国代表团要对秘书长表示敬意和感谢，因为我们充分了解他所做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制造和保持所进行的微妙谈判所需和谐气氛的决定性因素。他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六日提交安理会的第 S/11758 号文件中的完整报告很明显地指出了这点，这项报告除了指出和说明了本区域的确切局势之外，还发出了令人不能置之不理的十分明智而实际的呼吁，因为这项呼吁是关心和平，这也就是本机构最重要的义务。

总之，我国代表团感谢紧急部队指挥官恩肖·西拉斯沃中将及组成部队的各国特遣队，没有他们的效率和奉献，我们就不可能在和平的道路上获得我们现已获得的成功。

主席：谢谢哥斯达黎加代表对我和卡瓦利埃里公使所说的话。

斋藤先生（日本）：主席先生，开始我想热烈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在七月份剩下的日子里，我们非常高兴地期待在你的指导下工作。我也要对卡瓦利埃里先生有效地掌握非正式协商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

我国代表团也要对我们的同事伊拉克的谢赫利大使在上月份担任主席期间所体现的干练的领导表示极大的感谢。

我也要借这个机会热烈欢迎我们的新同事美国的莫伊尼汉大使。

刚才，差不多是在最后时刻，安理会通过了延长紧急部队任务的决议。我国代表团欢迎安理会的这一决定，因为，我们同意秘书长在七月十六日提交给安理会有关紧急部队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五日期间的活动报告中所表示的意见，紧急部队的驻留不仅对维持埃及—以色列地区的安宁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提供一种气氛也是必要的，从而有助于更进一步促成中东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并在需要

时援助这种进一步的努力。

实际上，从安理会上一次在二月份对这个重要问题作广泛辩论以来，我们因苏伊士运河的重开，各有关方面所显示的大有助于维持本地区安宁的善意，可以向我们本身祝贺。

但是，我国代表团必须提请安理会注意，我们所关切的事实是一年多来，在走向本地区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方面，并没有太多有意义的进展。延长紧急部队的任务，只是安理会所进行达成中东全面解决的任务所需的因素之一而已。我们仍然须要继续努力，加强我们今天的行动的效果，达成我们全体所希望的结果。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感谢秘书长、部队指挥官恩肖·西拉斯沃中将及其所有紧急部队的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做出的努力。秘书长说，部队的成员以令人敬仰的奉献和效率，执行了困难而意义重大的任务，这应使各成员引为自豪。

主席：谢谢日本代表对我和对卡瓦利埃里先生的夸奖。

松德贝格先生（瑞典）：首先，主席先生我愿意祝贺您担任了理事会的主席，和祝贺您在指导我们作出刚才的重要决定时所表现的杰出才干和极大的耐力。我同时愿意一并祝贺卡瓦利埃里先生，他以卓越的外交才干和决心主持了最初的协商。我们也应当感谢伊拉克的谢赫利先生，他在我们忙碌的六月份里以卓越的方式掌握了理事会会议。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愿意同您一道非常热烈地欢迎美国的莫伊尼汉大使到理事会来。

三个月前，当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368(1975)号决议，瑞典代表团表示希望在这段三个月结束的时候，将可能比以前三个六个月的期限取得更多的实质进展。现在三个月已经过去，在最后三个月的期间内，会谈恢复了。这一过程自然很艰巨。迄今尚未达成进一步协议。不过，从目前所有的资料看来，似乎可以有理由抱着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

无论我们对过去三个月的进展怎样看法，紧急部队在该地区留驻并非是徒然的。从秘书长最近的报告——这份报告一如既往替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极有用的背景资料——可以看出，尽管基本上关系仍然紧张，紧急部队巡逻的地区一直保持平静，在这一件事上，紧急部队应具有一定的功劳。在这方面，我十分愉快地代表我国政府深深感谢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以及部队司令官为和平事业所作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秘书长的以下看法：紧急部队继续留驻不仅对埃及—以色列地区，并且对提供一个有利于朝向在中东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进一步努力和对在必要时协助这种进一步的努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强调，为了效率以及原则性的理由，部队能够在整个巡逻的地区内作为一个一体化的单元行使职能是极为重要的。

我国代表团赞赏地注意到埃及政府对我国总统代表理事会向埃及总统呼吁而作

出的答复。西奈半岛的维持和平部队倘非各有关方面同意，根本是不可能保留的。

我国代表团对刚才通过的决议投了赞成票。我们这样做是深信把紧急部队的任务再延期三个月将会便利进行中的谈判。然而，各方必须充分利用这次的延期。必须不把它视为一种例行公事。必须不让紧急部队的留驻导致该地区现有的平静成停滞不前的那种状态。事实上，紧急部队继续留驻的主要理由就是提供时间和确保该地区的平静，作为一种协助进一步谈判的途径。现在必须以新的力量和决心促进谈判。

主席：谢谢瑞典的代表对我和卡瓦利埃里先生的夸奖。

奥约诺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首先，主席先生，我愿意祝贺您担任了安理会理事会的主席。我国代表团知道并承认您的杰出才干。我们相信您将会成功地指导我们的讨论，我们愿意向您保证我们的支持和合作。

我愿意同时祝贺杰出的前任主席伊克拉大使谢赫利先生在六月份主持理事会工作所表现的权威、圆通和干练。

我还愿意借此机会热诚地欢迎我们的新同僚美国的常驻代表莫伊尼汉先生。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连同埃及人民，就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对他的呼吁作出肯定答复时，他显然期望这项新的友好行动将会换来理事会制订一系列可能对第338(1973)号决议所呼吁的全面谈判产生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的紧急和建设性的措施，并首先使紧急部队发挥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五日通过的第340(1973)号决议所规定的维持和平的真正作用。

我国代表团由于有这种构想，继续相信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载有各项合理因素，可能加速达成一个公正和稳定的和平；公正和稳定的和平是确保中东各国领土不可侵犯和独立的唯一途径。

在这方面，不容许通过战争夺取领土，这必然意味着以色列必须不加延宕地从它占领八年的阿拉伯领土撤走。单如此就会创造一种气氛有利于进行认真和有效

的谈判。如果以色列政府不对这个我们认为优先事项之一的条件给予应有的彻底和完全的注意，在该地区寻求和平将会是一种幻想。我们认为全世界压倒性多数所确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是不可剥夺和不可侵犯的，今后这些权利必须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所提出的有关建议通过实践而加以肯定。

赞成通过谈判解决阿拉伯——以色列的冲突的主张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明确和有力量。我们必须抓紧这个时刻，因为这样的机会可能不会再来。所有有关国家必须抓紧这个时机缩小它们的差异，甚至在友好和互相让步的气氛下进行谈判以一劳永逸的方式解决它们的问题。这是我国代表团所热切希望的——这个希望是我们投票赞成第 S/11774/Rev. 1 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的原因。

最后，我愿意再次向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秘书长表达我国代表团真挚的感谢，他对寻求中东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不懈地作出了贡献，对我们全体来说，他的关于紧急部队活动的卓越报告（S/11758）使我们在最近的磋商中得到宝贵的启发。

主席：谢谢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对我的夸奖。

杰克逊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我首先是怀着高兴和遗憾交集的心情向您致词：高兴的是，看到您主持会议；遗憾的是，由于您不久即将回国，这很可能是理事会各成员能够获得您的教益的最后机会。我也许可以说近日来您的才干特别显明，因为您的辛勤、忠诚的工作使我们对中东局势各项问题的几次审议能够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您可以对您在联合国服务期间的这一辉煌贡献感到非常安慰。

我国代表团同时愿意回顾前任主席伊拉克谢赫利大使在六月份对理事会的工作所提供的卓越服务。我们对他主持会议和指导审议时所体现的才干、效率和建设性的态度致以最深的感激。

请让我同时借此机会正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的新常驻代表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大使来到理事会和联合国。他的成就是公开记录的。正当国际社会

——联合国是它的一个不可分的一部分——要在它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着手建立一个有秩序和平等的关系的时候，莫伊尼汉大使来到了我们中间。我们期望同他一道进行有成果的合作，期望他对这些努力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我国代表团同时也是怀着高兴和遗憾的心情来探讨促使我们今天一起开会的问题的实质。使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安全理事会及时采取了主动，向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发出呼吁，作出体现局势严重程度的反应。理事会这样做，便重新肯定了它在寻求解决中东问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我们赞扬埃及政府所采取的许多行动，例如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这些行动显示了埃及诚挚地希望创造有利于走向和平的条件。尤其我们十分赞扬萨达特总统对阁下七月二十一日代表理事会作出的呼吁的正面反应。因此，现在再有一次机会探讨谈判办法对在中东建立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作用，这件事要归功于萨达特总统的明智、耐性和对和平的承诺以及埃及人民对他们正义事业所抱坚定不移的信心。

但耐性并不是无限期的。因而，大力推动谈判过程是绝对有必要的。首要的是，显然须要坚决的努力——确实是勇敢的决定——来引导那些对拖延和保存现状作过投资的人改变不妥协和缺乏伸缩性的态度。

本年，四月十七日，在上一次延长紧急部队任务的时候，我在理事会指出：

“当联合国紧急部队成立时，大家都认为是将对在中东达成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努力作出贡献的工具。但是，从不认为这个部队是半永久性的，从不认为其存在可以被用作延长那种不和不战情况的借口，这种情况只能对占领国有利。”

虽然我们承认自四月以来这段时间内作过许多有建设性的真正努力，不过可悲的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带来我们之中一些人所期望的结果，我国代表团就是按照这个情况来评量埃及副总理及外交部长七月十四日给秘书长的那封信的。

刚才通过的S/11774/Rev. 1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为本理事会和国际社会

提供了朝向中东和平目标努力的另一个机会。我国代表团曾同本理事其他不结盟成员一道积极参与协商，结果产生了本决议。决议措辞简单，条件一目了然。在大体上，它满足了我们所面对的局势的要求。

不过，我国代表团了解到本决议的局限性，因为鉴于以色列长期占领着埃及的领土，考虑到设置紧急部队的目的，其他的正面行动可能是适当的。

尽管如此，本决议除了别的之外，把紧急部队的任务再度延期了三个月。但本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围绕着这次延期的特殊情况，这显示出任务延长不是一定可以获得当事国同意的。我国代表团因此希望这个再度延期为建设性、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所提供的机会不致于白白浪费。

圭亚那政府曾在许多场合指出——在这里还可以重复一次——中东持久和平的关键因素是：以色列彻底和即刻从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以来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撤走；为被逐出的巴勒斯坦人民建立国家并完全确认他们的合法权利；以及该地区所有国家安全和被公认的疆界内生存的权利。

不过，光是重复申述这些因素过去不曾，将来也不会导致这些因素成为事实。所须要的是以色列在法律上和道德上作出各方期望的承诺，并且必须是一种辅以急切行动的承诺。

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为中东和平事业所作的不懈和专诚的努力。秘书长关于紧急部队（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五日期间）的报告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文件，证明了他和他的官员对这问题的关注，对工作的奉献。我并不打算对该报告作广泛的评论，但我要提出一点意见。

秘书长在报告的第24段中说：

“最近举行了有关各方（包括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的共同主席）的高级会议。我在现阶段还不能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这些努力的结果。”（S/11758, 第24段）

我国代表团认为秘书长不能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这种结果是很不幸的，特别是因

为日内瓦会议是在联合国支持下举行的，同时秘书长明确地被要求把有关的发展情况不断告知本理事会。在这一点上，第344(1973)号决议是相关的。

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能够找得适当的方式使秘书长，确实也是使理事会本身，不再有此种办不到的情况。

最后，我愿意祝贺紧急部队的人员。因为他们通过他们的行动继续充当和平使者。

主席：谢谢圭亚那代表对我的夸奖。

凯恩先生（毛里塔尼亚）：主席先生，我愿意表示我国代表团见到您本月份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感到欣慰。因为在中东的事态发展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时候您负起了这种崇高的责任，这更有理由使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您所具有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伟大才干以及您经常表现的智慧再度使理事会有可能克服理事会所面对困难。

我们再度在这里开会审议一个问题，其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其影响所及随时对国际均势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第340(1973)号决议中决定在安全理事会的权力下设置一个联合国紧急部队，初期的任务为六个月，安理会的目的是想利用这段期间达成一种公正和持久的办法来解决中东的冲突。从那一天起迄今已经两年了，在这段期间内，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已经延长过五次。应当记得，当时赋予紧急部队的任务是维持平静，是在可能时协助在该地区达成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工作。因此，由于赋予紧急部队的这一任务和目标，就是不惜代价避免陷于停滞和以色列长期占领埃及领土，紧急部队既不当，也不可能构成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永久分界地带。不过，尽管埃及政府和人民在缓和局势方面，以及在促进该地区达成一个解决冲突的方法方面作出值得称颂的努力，以色列继续表现出不妥协的态度，继续使用拖延战略。因此，埃及政

府拒绝把紧急部队的任务再加以延长的根本理由是不难了解的。

我不能不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和祝贺埃及代表团对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正面贡献，这一贡献完全要归功于埃及政府和人民。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通过同意延长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让我们大家在政治勇气、节制和明智等方面获得学习，同时再度使安全理事会面对它的责任。如利用延长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作为以色列巩固占领的机会，而不是作为协助达成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努力的机会，安全理事会绝不能容忍。安全理事会有责任使它的决议受到尊重，从而确保以色列不再冻结旨在达成解决中东危机的进程。

主席：我感谢毛里塔尼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首先请让我个人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祝贺。我不知道安全理事会主席和九国主席是否曾经为一个国家担任过。我猜想没有。我祝贺你这个双重的成就。

我还要说你和你的副手卡瓦利埃里公使在这次辩论期间和在星期一举行的会议里处理我们非正式磋商的熟练方式，证明这个主席职位由你这样经验丰富的人来担任，我们是多么幸福。

我还希望为你的前任，伊拉克的谢赫利大使在六月份主持讨论的方式向他祝贺。我们记得，有一些讨论确实是很棘手的，而他都熟练敏捷地处理了。

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对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再延长三个月的决议，投了赞成票。我们认为，这个部队的继续存在在这个时候是必要的。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说的好：联合国紧急部队的继续存在不单对维持平静是必要的，而且对制造有助于进一步进展的气氛也是必要的。

在前几次安理会为延长部队任务举行的会议里，我们已经将我们对部队的目的的一般观点说明白了。但是，为了避免任何误解起见，我重申我们认为联合国紧急部队的继续存在不应当代替中东问题的正当解决；也认为不应当让它的存在成为阻止谈判的因素。与此完全相反，我们认为，它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机会，一个喘息的期间，以便能够举行有效的讨论。不过，假如要使谈判有所进展的话，这个部队对于提供必要的信心仍然是不可少的。

因此，关于我们对这一点的态度不应当有错误的观念。联合国紧急部队在那个地方是为了促进而不是妨碍问题的解决。关于这一点，我国政府欢迎以色列和埃及两国政府所作准备同意延长部队任务的表示。

此外，我们认为，部队的存在在谈判进入非常重要阶段的这个时刻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人们只要想一想如果没有联合国紧急部队在那里，那个地区的局势将会多么困难，就会进一步意识到联合国这个行动的重要性。

尽管有一些困难，这次把紧急部队任务再延长三个月，还是作到了，这是我们感到非常满意的。我们赞赏双方决心加紧进行讨论的这个表示。

我想，过去几天的事件再次显出中东目前局势的脆弱和不安。我在安理会前此的会议里指出过，只要在中东还没有得到一个公正和持久的解决，这种局势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我国政府正在以极大的兴趣注意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为达成进一步的暂时协议而进行的谈判。这些谈判已经进行了几个月，并且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帮助下还将继续进行。尽管我们充分意识到其中的困难，我们还是希望、甚至敦促这些谈判现在应当以最大的精力和速度加紧进行。因此我国政府吁请双方，甚至所有有关方面加倍努力，以确保这些谈判能早日成功地结束。这些谈判的成功不单有其本身的价值，而且将在我们大家寻求的整个中东问题的公正和持久解决的道路上走进了非常有价值的一步。这个解决应当是以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的。

最后，我要向秘书长、西拉斯沃中将与所有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成员在过去三个月里执行任务时——有时是在很艰难的情况下——的一贯表现，表示祝贺。秘书长的报告说这个地区在过去三个月里局势保持平静，他能够提出这样的报告，可以说是正好表示了他们工作的得力。他们对谈判的进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安全理事会里我们大家都应当感到骄傲的。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和卡瓦利埃里先生所说的客气话，并且感谢他指出在欧洲共同体里结合我们两国的特殊关系。

契尔努申科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先生，请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意大利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个崇高的职位。我还希望向在一些会议里担任理事会临时主席的卡瓦利埃里先生表示祝贺。此外，我们希望向在六月份担任理事会主席的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谢赫利大使表示我们的感激和深情厚意。

关于今天安全理事会采取要求再延长联合国紧急部队任务三个月的决定（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投票赞成这个决定），我们希望声明如下：首先，我们必须说这个决议很正确地注意到中东局势还是很紧张的，而且对于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没有作出进展。同时，我们认为延长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是制造使中东问题有可能得到政治解决的气氛和确保建立一个公正、持久和平的一个步骤。

白俄罗斯代表团已经声明过，而我们希望再次强调，联合国军队不应当被利用为一种借口，使得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永久化，或冻结那里的现有局势。联合国紧急部队的继续存在不应当而且也不能代替中东问题的解决。

为了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必须执行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关于中东的众所周知的决定。只有通过以色列军队从自一九六七年以来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迅速撤走和保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合法权利，包括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并且还要通过对在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存在提出可靠保证，才有可能解决这个尖锐的国际问题。

要解决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这整个问题和要在全面解决的范围里得到一些结果，就必须依靠专为此事召开的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我国代表团赞成恢复这个会议的工作，并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与其他参加者平等的身份参加这个会议。日内瓦中东会议的工作，必须认真努力早日恢复。

我国代表团同意对下面事实的看法：再延长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三个月，到十月二十四日为止，是对耽误了中东问题的解决应负责任的国家提供另一次机会，来改变它们的立场，使得这个问题的政治解决成为可能。在我们看来，这是理事会今天通过的决定的主旨。

此外，我们必须指出：全面政治解决的协议尚未达成，以色列应负完全责任。

关于第S/11758号文件里秘书长的报告和更直接地涉及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行动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要提请注意埃及—以色列地区联合国部队行动自由问题的解

决所受到的不合理的延宕。这一点在报告的第12段曾经提到。以色列对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某些分遣队继续歧视，限制他们在以色列军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的行动自由。这些行为破坏了众所周知的安全理事会的基本决定。同时以色列还严重地危害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行动效力。这些行为必须终止。

主席：我感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对我和卡瓦利埃里先生所说的客气话。

勒孔特先生（法国）：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对你担任崇高职位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法国代表头等高兴地见到我们安理会主席职位由意大利代表担任。意大利和我们从历史上很久远的时代起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直继续到现在，而且还在增进。我们这两个拉丁和地中海国家，在当前遍及全世界的伟大潮流里采取的行动和对他国行动的反应都是一致的。本着同样的精神，自发地和在我们领导人的意志的感召之下，我们处理当前的许多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由于我们共同的文明的传统，这些解决办法是以尊重和谅解他人的利害关系为根据的。在意大利担任我们两个国家都是创始成员的欧洲共同体的主席的时刻，你又受托担任安理会主席，这只能增加我们的信心，知道安理会在处理特别微妙的事情时将会有能力地和有权威地取得成果。我们要向你的副代表卡瓦特埃里先生致敬，他在你缺席时以非常杰出的技巧主持了许多困难的协商。我的代表团希望向他表示感谢和羡慕。

我们也感谢伊拉克代表，他得应付安理会自从今年年初以来所面临的最艰难的一月。他杰出地主持了我们的工作，我要向他表示我们的感谢。

我要请美国代表团向它出席安理会的新代表转达我们的祝愿。我们很高兴同莫伊尼汉大使建立工作关系。我们早就觉得他的许多崇高原则和才干是值得钦佩的。

自从扎耶特先生（那时是埃及外交部长）结束了我们安理会在埃及的倡议下致力于中东问题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实质辩论以来，已经几乎整整两年了。在他的声明里，他问我们要他带回什么消息给他的人民？安理会是否要使他的人民有理由信任建立在我们组织的成员国的秩序、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的一个世界？还是要给他们证明这个世界只承认武力和使用武力的结果？我们知道这个呼吁得到了什么反应。我们也知道当埃及再次枉费心机地在联合国里寻求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为基础的和平解决办法之后，它怎样地改变了它的方向？两年过去了，许多事情也发生了。各方依次更清楚地看到现状的继续所产生的威胁。各方已经分别或共同地做出很值得称赞的努力，来处理这个问题和保持寻求这个地区的人民和国家所渴望的和平的运动。这个和平也是整个国际大家庭所要求于我们的。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理事会对解决办法所确立的公认原则与这些原则的执行情况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显著的缩小。急躁情绪的增长是不足为奇的。我们怎能不注意到求助安全理事会来避免停滞不前的现象仍然是使得那种急躁情绪化为行动的最合理的方法？我们怎么能不承认，象法国外交部长最近宣布的：时间不是和平的盟友？

我们对于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的规定至今还没有充分执行，不能不表示遗憾。我们热烈希望寻求和平解决的谈判，不管采取什么程序，不管要经过多少阶段，都会尽快得到进展。这是我们了解埃及很有理由对为这些迟延感到不安的原因。这些迟延可能妨碍谈判的进行，因而更要推迟以色列从所占领土的撤走。但是，如果安全理事会考虑到埃及人民要想看到谈判得到迅速进展的正当愿望，那么，他就不能忽视他们已经做出的许多努力；因为这些努力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第338(1973)号决议所定的目标；主要目的是要取得在西奈半岛的撤军。即使只有局部的成就也会毫无疑问地制造一种有助于继续谈判的气氛。这些谈判可能导致我们全体所希望的全面解决。我重复，这个解决必须不单是依据以色列从所占领土撤走，而且还要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拥有自己家园的权利并确认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在被承认的、安全的和被保证的边界里和平生存的权利。

根据这样的分析，并注意到以色列政府对理事会现在讨论的问题的立场，我们支持我们的主席向埃及总统所作出的呼吁。埃及总统一方面意识到安理会表示的关切，一方面要再证明他确有寻求和平——他的行动的主要推动力——的意愿，对主席的呼吁很明智地作了正面的答复，使我们得以延长部队的任务。

我国赞成延长部队的任务，为的是要使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不受妨碍。很明显，我们不要维持现状。相反地，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要使和平的动力能够避免遇到后果无法预料的种种障碍。我们一定不能浪费这样赢得的时间；不然，我们还怀有的那种已经是微弱的希望就会挡不住痛苦的幻灭、不妥协甚至战事重开的威胁了。我们在最近几天注意到的令人鼓舞的迹象（我们的决定就是根据这些迹象作成的）并不能从我们的脑海中抹掉一个事实：那就是象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国外交部长在国民议会里所说，中东局势现在是而且仍然会是爆发性的，一直要到问题的实质得到解决为止。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关于我国的评论，感谢他提到我们和法国不但在双边的、而且作为欧洲共同体成员的基础上保持的关系。我也要感谢他对我和卡瓦利埃里先生说的客气话。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主席先生，自从你担任理事会主席之后，我这是第一次发言。我国代表团要借此机会，祝贺你在本理事会中担此重任，并且对你在指导这一极其受尊敬的理事会进行会议时所表现的技巧和效能，表示钦佩。我们很满意地注意到，你是这样认真，这样努力。虽然你负的责任是困难而微妙的。这个重任不容易使人保持好的情绪，但是你一直是纵容镇静。你的友善和热情一直使我们感动。在你掌握协商的时候，已经有力地显出了你卓越的外交才干，又切实际又有效率，此项协商导致理事会达成协议。

我也要对你的干练的副常驻代表，表示钦佩。在你未出席时，他负责进行重要的协商，起了很重大的作用。

主席先生，请让我说几句个人的话。我要说的是，正当我们同你建立了非常好的工作关系后，你的任务却要你离开纽约，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你不仅是一位能干、受人器重的同事，更是一位受尊敬的朋友。

伊拉克的谢赫利大使在异常繁忙的六月中履行他的职责，非常成功，我国代表团愿向他表示敬意。

我这次发言，也是在我们的同事，美国常驻代表莫伊尼汉先生，参加理事会工作后的第一次，我愿在此热烈欢迎他来参加，我深信我们将维持亲切友好的工作关系。

理事会已经决定，第四次延长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虽然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当前环境下有必要赞成这次再度延长，但是我们在投赞成票的时候，却非常担心，恐怕会通过紧急部队驻在埃及领土上这个手法，来拖延现状。

这次紧急部队任务的延长，是第四次。被占领的是埃及的领土，紧急部队所部署的地方也是埃及的领土，这一点必须强调；埃及同意延长，是和理事会抱着同样的愿望，希望通过紧急部队的运用，加速促成公正持久的和平。当然，不论埃及或安全理事会，都绝不可能坐视利用紧急部队来促进以色列扩张主义的谋略。但是，毫无疑问的，以色列对紧急部队是别有用心的。因为自从紧急部队建立以来，以色列从来不想认真地执行安全理事会各决定。

虽然在私下或在理事会上，偶然有人用“停滞”两个字来描写中东局势的特点，可是经常注意中东问题的人，即使不是专家，也不会看出来，这两个字没有充分表示情况。“停滞”的本意不只是指没有进步，也是指没有倒退的活动而言。停滞是指紧张并未增加。然而现在的情况绝非如此。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人安祥地看着领土被外国占领、本人的权利受到恶意的否定。这种不平拖得越久，怨恨自然地越来越深，紧张也就必然地越来越严重；刺激性的说话并不能有助于使受害一方的悲愤情绪冷静下来。

埃及政府对安全理事会的呼吁作了肯定的回答，我愿意和许多同事们一样，对此表示非常欣慰。我们赞扬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他们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努力始终抱着信心，这次对安全理事会呼吁的正面答复，是又一次证明了埃及对和平与正义的承诺。同时，我们愿在此宣布，以色列对紧急部队任务的看法，是不对的。埃及政府所表示的关切，我们完全有同感。

我们了解，埃及对这种滥用紧急部队的愤怒是有理由的。应当坚定声明：紧急部队不能代替和平。紧急部队不能不断伪装一种幻影似的安静，使占领国满意。紧急部队的作用应该是，也只能是一种工具，用以创造有利条件，借此加速建立和平和正义；这实际上就含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以以色列部队必须完全撤出埃及领土，撤到一九六七年六月战前的地点。

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再一次延长紧急部队的任务，应该只能从我们要求紧急部队负起积极作用的意义上来了解。所以我们希望充分利用未来的三个月，促成认真而肯定的努力，达到和平和正义；这原是设立紧急部队所要达到的目标。安全理事会绝不能默许占领国方面所采取的拖延手段。

主席：感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对我和对卡瓦利埃里先生所说的话，我愿对他说我要由衷地答谢他，同样表达我对他的钦佩。

因为要参加辩论的发言人名单上已经没有别人，我想在请要求使用答辩权的代表发言前，对理事会说几句话。有些理事国友好地提到在过去几天内处理我们审议的困难问题时主席所取得的成绩。我非常感谢他们，可是我要加一句：如果主席的努力令人满意地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主要是由于所有理事会成员国的合作和协助，我是非常感谢的。

我现在要以意大利代表的资格简短发言。

意大利代表团以最大的注意力研究了提到理事会来的各项文件，就是S/11758号文件内的秘书长报告，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载于S/11757号文件），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六日以色列常驻代表肯定以色列政府同意延长紧急部队任务的信（载在S/11759号文件）。我也特别注意细听了埃及和以色列代表以及各理事国代表的发言。

在我前面发言的一些代表已经看重地指出，安理会这一次审查延长联合国紧急部队任务的问题，情况是很特殊的。所以我现在的发言，只限于简单地说明意大利代表团对安理会所处理的中东局势问题的看法。

简单地说，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S/11757），把延长紧急部队的问题有一种和以前不一样的形式，因为根据按宪章而定的任务规定，紧急部队的驻守，需要当事国持续的同意。这一情况就使理事会有责任设法获得解决这项问题的最适当的方法。

理事会在为此目的进行工作的时候，同秘书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为秘书长在紧急部队方面负有责任，所以特别与此事有关。由于他的建议，理事会最后终于对这个非常的问题，采取了不循常轨的步骤，决定向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提出呼吁。我担任理事会的主席，对秘书长的建议非常感谢。

埃及政府对这个呼吁的肯定答复，为今天的决议铺了路，我国代表团欢迎这个答复，认为是埃及愿意向和平解决方向前进的一个新的证明。

我刚才说到的特殊情况，使我们所处理的问题中的若干基本方面比从前更为突出。紧急部队有可能——应该说有这种危险——会撤出该地区，使我们再一次要郑重考虑紧急部队的重要性和所受限制的问题。

虽然过去曾经一再有人说过，我自己也曾在四月十七日理事会的辩论中说明，但是现在我们首先必须重申，紧急部队和所有其他的维持和平部队，其本身的存在并不是解决问题。其目的当然不是要永久分隔当事双方，也不是在寻求解决基本问题时，用来掩护一种不进不退的僵局。紧急部队的设立，是解决基本问题所必需的。紧急部队的有限的任务，就是为谈判提供时间和机会，维持一种气氛，使当事各方可以把它们不断表示的努力走向和平的意愿，化为事实。

意大利尽一切可能，鼓励支持这种意愿。埃及和以色列双方都可以确信我国政府对任何一方的建设性贡献，都会象以前一样地表示赞赏。

另一方面，理事会这次所处理的局势有力地说明中东局势仍是非常严重，非常危险。秘书长的报告再次强调说，如果撤走紧急部队，当地的和平就极可能出问题。

这些考虑促使意大利代表团，在过去几天的协商中觉得，需要延长紧急部队的任务，我们一向认为这是肯定的一步。因此，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这项决议。

最近事态的发展使我们更感到局势紧急。延长了部队的任务，使所有参加寻求和平道路的各方有了新的转机。所有能够出力的方面，应该作出新的努力，鼓励并协助当事各方，去克服它们之间的歧见，克服这一基本上首先就是违反它他自己利益的局势。在这一背景下，意大利以最大的关切和希望，注意美国政府再度努力，争取获得协议；也注意着所有其他方面的种种努力，最后能在日内瓦会议的范围内，就中东持久的正义和平的基础问题，进行谈判。

在我结束简短发言之前，我要向联合国紧急部队致敬。当前的辩论使我们都感觉到紧急部队的任务是多么不易处理又多么重大。所以我要再次代表意大利代表团，向部队的各特遣队以及一切参加紧急部队行动的国家和个人，表示感谢。

现在我以主席身分，请那些要求行使答辩权的各国代表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虽然现在相当晚了，并且我本来无意发言，可是我不得不发言，因为理事会刚刚才听到以色列代表一派歪曲事实的欺人之谈，我实在不能保持沉默。

把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竟说成是“不够持平”，真是怪论。照什么准则、规则或伦理标准不够持平？当然，没有人有办法把侵略者和侵略下的受害者同等对待。这样不相等的方程式的组成部分注定是分崩离析的。这是一定不会有成绩的。

以色列批评了理事会的决议。以色列对理事会及其决议向来是这种态度，因为决议显然都反对以色列所采的永久占领的政策。这是一个持平的决议，就是因为它确实没有理会以色列代表的信。以色列似乎忘记了，它是两脚站在非法军事占领着的埃及领土上。

联合国的会员国中谈到尊重国际法，应以以色列为倒数第一。被联合国谴责破坏国际法次数最多的国家，莫过于以色列。我要复述一下最近埃及一位官员的话，来证明以色列采取拖延时间的态度：

“以色列在西奈撤退十哩，花了八年时间。照这个速度，撤出西奈要五十年。”

我们不可能让它这样拖，我们绝不让它这样拖。我认为以色列拖延时间就是等于玩火；以色列确在走这条路。

关于以色列对联合国紧急部队任务所作的陈腔滥调，我要说，紧急部队是第338(1973)号决议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什么别的协议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一定要了解清楚。我想我在上次四月十七日的理事会会议上对这一点已经解释得很充分了，现在不必重复。我请理事会参考S/PV.1821号文件，那里面对以色列的辩解已经有回答。

以色列总是谈和平的目标，我在发言中已经说过，我们需要的是行动证明，不是空话。

黄华先生（中国）：苏联代表根本不敢接触中国代表团揭露苏联在中东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实质，而企图用庸俗的笑谈抹煞这些事实。这怎么能做得到呢？事实上，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对此都作了大量的揭露。这是世人共知的。

他还想摘掉超级大国的帽子，甚至独出心裁地发明了一个所谓“超超级大国”的名词，妄想加在中国头上，这当然更是枉费心机的。什么是超级大国？这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今日之苏联难道不就正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吗？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没有任何军事基地。我们的方针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深挖洞”是为了防御，洞不管挖多深，侵犯不到别的国家。“广积粮”是为了备战备荒。“不称霸”是我们的一个根本原则。我们现在正是这样做的。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格当超级大国。就是将来强大了，中国也不当超级大国。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一点。至于苏修领导集团，不论是今天或明天，都不会自动放弃他们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政策。但总有一天苏联人民会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使苏联重新回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对此我们是具有信心的。

多龙先生（以色列）：安全理事会刚刚延长了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虽然延长的期间有限。每当遇到这种时候，埃及代表总在他准备好的发言和答辩发言中，对我的国家攻击一番，重复一遍既没有法律根据又没有事实根据的强辩。

举一个例就够了：埃及代表刚才说紧急部队只是第338(1973)号决议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任何什么别的文书的组成部分。我们大家都听到他这样说。可是我面前有一份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的S/11198号文件，附件列有根据日内瓦和平会议达成的埃及——以色列部队脱离接触协定。一看这个文件就知道，紧急部队绝对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文件如果没有紧急部队的话，就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了。可是有人竟告诉我们说紧急部队不是任何东西的组成部分，只是第338(1973)号决议的组成部分。当然我们是接受第338(1973)号决议的；我们已经申明过不少次。同样的，紧急部队是S/11198号文件（其中包括一九

七四年一月十八日部队脱离接触协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绝对明白、不可否认的——事实上每一次安全理事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一再说明。

总的说来,今天晚上埃及代表的发言,看得出来他对以色列的态度毫无改善。现在我们正在就新的以埃临时协定进行认真的讨论,可是埃及代表说话就好象在理事会会议厅以外根本没有这件事情一样。他说他的政府希望和平。可是以色列在埃及报章中始终被称为“敌人”,反以色列的好战论调不断出现,另外还有轻视我们的字眼。因此,我国要谨慎从事,这是不足为奇的。至少埃及代表不该有所抱怨。

当然埃及代表今天晚上在此无论说什么,都不会使我们改变我们的立场。

尽管埃及代表今天晚上有此种声明,我国还是继续努力争取达成我们中东地区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我们不是因为他作出这种声明才这样做的。

让我们抱着这一希望:尽管埃及的说法是要把埃及同以色列建立真诚的、和平的、正常关系的事留给下一代,我们这一代也许可以看到中东恢复和平和正常生活。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只是为了排除发生任何误解,我要说,中国所赢得的绰号,并不是“超超级大国”——那倒好象是黄华大使的梦想。我说的是:中国是一个“超级骗子国”,也就是说,是唯一的以欺骗为专长的国家。我要求把我的话正确地列入逐字记录。

下午八时五十分散会